

T 1667/633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VI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虞仲嘉陳謨於帝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禍
直惟勤不虞僕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今用
休

臯陶陳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又曰慎厥
身備思永淳叙九族庶明勳業可述在茲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善行

輔德

虞伯禹陳謨於帝舜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
直惟動不應僂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
休

臯陶陳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又曰慎厥
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伯益告舜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商伊尹訓于太甲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說為相。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

休命。又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周周公旦相成王。作無逸之書。以訓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又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

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壽張為幻。○
以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作七月之詩。陳后
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
之。○又作文王。大明。緜。三詩以戒王。文王之
詩。則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
者。皆由於此。大明之詩。將陳文武受命。先言
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
達于上下。去就無常。使知天之所以難忱。而
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緜之詩。追述大王始遷

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召公奭為太保。因西旅獻獒。作書訓于武王。
有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
志。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
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
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迹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
厥居。惟乃世王。○成王將蒞政。公以為當戒

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作詩以告之。曰公劉。又從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詩以爲戒。曰卷阿。

漢陳平初見漢王。王與語而說之。拜護軍中尉。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

歸漢。誠各去其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漢王然之。

陸賈爲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文武並用。長文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誦其書曰。新

語

魏相宣帝時為相。言於帝曰。明王謹乎尊天。慎于養人。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木茂。禽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止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

蕭望之宣帝時為大行丞。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言曰。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

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為謁者。

陳寵為尚書。章帝初即位。承永平故事。政尚嚴切。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

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除滌煩苛之法。輕薄捶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唐孫伏伽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曰。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

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而卒不開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游戲。臣以為非詔子孫之謀。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曰。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

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過。決不能也。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高祖大悅。即下詔厚賜其帛。以示羣臣。太宗時。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

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

魏徵太宗時為太子太師。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悞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

張玄素。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

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

杜正倫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於百姓有利益否。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道。

理。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帝悅。令狐德棻為太常卿。高宗嘗召問何脩而王。何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對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帝問何為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然。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然。帝悅。

宋璟。玄宗時拜吏部尚書兼侍中。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異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

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之。張九齡為中書令。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謂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玄宗賜書褒美。

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欲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慙未去。此人情

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母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尚其德。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美。視德何如耳。帝從之。

李絳憲宗時由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所言事。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

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帝曰。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絳曰。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卿言得之矣。

韋處厚穆宗時為翰林侍講學士。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

五倫書卷二十五
十
柳公權。文宗時常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

裴度復輔政。敬宗嘗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悚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

闕。夫頤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今方居盛夏。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令狐綯為翰林學士。宣宗嘗夜召綯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摘語對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

陸下必興王業。捨此孰先。

宋蘇易簡任中書舍人。充承旨。嘗直禁中。以水試歌器。太宗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命取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大業。則天下幸甚。

呂蒙正。太宗時以吏部尚書入相。帝嘗因對論及征伐。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

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寔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帝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陳恕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帝屢趣之。恕終不進。命

五倫書卷二十一
十三
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帝聞而善之。

呂夷簡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語甚切。夷簡又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帝聞見。

賈昌朝。仁宗詔對通英閣。帝問乾卦。昌朝曰：

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義。脩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也。帝賜手詔優荅。

呂公著。仁宗時侍經筵。帝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著因進講言弒

五倫書卷二十一
十三
逆之事。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奸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侍讀劉敞退。謂記言官曰。當載之史冊。以垂後世。神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

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帝善其言。哲宗即位。復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貲。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龔鼎臣。仁宗時。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

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蓄大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荅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帝然之。呂希哲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脩而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劉敞判三班院。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

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

韓維。英宗時侍講。迺英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迺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

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

韓琦進封魏國公。英宗得暴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左右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吳奎神宗初為參知政事。嘗進言曰。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然之。富弼神宗改元。以鄭國公判汝州。詔入覲。帝

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吳乃退。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

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揅。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勿以喜怒為用舍。帝嘉納之。

王安石。神宗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

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恚意輔朕。同濟此道。

蘇軾直史館。神宗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入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會上元。勅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懽耳。然百姓不可戶

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大要以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為言。哲宗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帝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

司馬光神宗時除御史中丞。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

五倫書卷之五
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帝然其言。

劉摯。哲宗即位。擢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弟博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知。仰副善繼求治之志。帝然之。

呂大防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見哲宗

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

范祖禹。哲宗時遷著作郎兼侍講。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

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

王巖叟。哲宗時嘗侍迓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

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帝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巖叟因言于帝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帝然之。

程大昌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孝宗嘗問治道不進奈何。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脩政事。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他求。

奇策以幸速成

張栻孝宗時直秘閣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劉珙孝宗時拜中大夫兼參知政事。帝嘗以

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帝竦然稱善。

朱熹孝宗時以江西提刑入奏事。言於帝曰。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

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願陛下自今
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果天理也。則
敬以克之。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推而至於
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
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
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
為。無不如志矣。帝獎諭甚至。

魏了翁為起居郎。理宗即位之明年。雷發非
時。帝見羣臣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

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
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
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大母。見羣臣。親講讀。皆
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為矣。

吳泳。理宗時以著作郎對言。願陛下養心以
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彊母以旨
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之色
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
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

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疆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

元。竇默隱居教授。世祖在潛邸。遣人名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帝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名與語。奏對皆

稱肯。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

李益。大德初。仁宗侍母后。降居懷州。益以布衣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侍大母居外。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弟之道得矣。帝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有暇則就益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子之義。益善論事。忠愛懇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帝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

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實益啓之。及為平章政事。嘗言於帝曰。人君之柄在刑賞。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所施失當。何以為治。又曰。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

陳顥初為說書。侍仁宗奉母后出居懷州。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帝既即位。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政事無不與聞。燕間輒

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

燮燮為翰林學士。承旨。順帝即位。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於色。乘間則進言於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

虛己以聽。

朱公遷順帝時以遺逸徵授翰林直學士。每
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彊。省冗費。脩德邇民。庶
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
旦夕。帝嘉之。

五倫書卷之二十五

10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一 上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一 中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一 下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二 上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二 中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二 下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三 上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三 中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三 下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四 上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四 中 </p>	<p>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卷 之 四 下 </p>
---	---	---	---	---	---	---	---	---	---	---	---

